



文選卷第四十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彈事

任彥昇奏彈曹景宗一首 奏彈劉整一首

沈休文奏彈王源一首

牋

楊德祖答臨淄侯牋二首

繁休伯與魏文帝牋一首

陳孔璋答東阿王牋一首

吳季重答魏太子牋一首在元城與魏太子牋一首

阮嗣宗為鄭冲勸晉王牋一首

謝玄暉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一首

任彦昇到大司馬記室牋一首

勸進今上梁高祖武皇帝牋一首

奏記

阮嗣宗奏記詣蔣公一首

彈事

奏彈曹景宗一首

任彦昇梁典曰高祖即位昉為吏部郎遷中丞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咫尺無却

法曰將軍死綏注曰綏却也有前一尺無却顧望避敵

逗撓漢書曰廷尉王恢逗撓當斬音至乃趙

母深識乞不為坐史記曰括不可使將王曰母置之吾已

決矣母曰王終遣之即有不魏王著令抵罪已輕魏志

稱妾得無坐乎王許諾是知敗

軍之將身死家戮魏志太祖令曰

而家受罪于內也漢書廣武君曰敗軍之將不可以語

勇新序曰臣海其主身死妻子為戮呂氏春秋曰民有逆天之道者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尋獯獫侵軼

暫擾疆陲王師薄伐所向風靡魏書曰太祖道武諱其

改稱魏王左氏傳曰北戎侵鄭鄭伯曰彼徒我車懼其

侵軼我也杜預曰軼突也毛詩曰於鑠王師又曰薄伐

曰擅道濟所向風靡是以淮徐獻捷河兗凱歸尚

尚書曰濟河淮惟兗州周禮曰師有功則凱樂東關無

一戰之勞塗中罕千金之費吳曆曰諸葛恪作東關魏

亂所遂大破北軍歷陽郡圖經曰東關歷陽縣西南

一百里史記蔡澤曰白起一戰舉鄢郢吳志曰晉命錢

東大將軍司馬仙向塗中伏滔北征記曰金城西沂曰塗

澗魏步道所出也文子曰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張湛曰

日有千金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沈約宋書曰宋世故

使狡虜憑陵淹移歲月杜預左氏傳法曰狡狡猾也左

陵弊故司州刺史蔡道恭劉璠梁典曰天監三年司州

刺史漢壽伯蔡道恭卒於圍

道恭少以勇力聞及病猶自力行城數日不能起聞戰

鼓聲憤叱而卒眾猶拒守無有二心攻圍二年無有叛

者入秋霖雨洪濶一夜城頽壯士猶戰不能得率厲義勇奮

不顧命潘安仁馬汧督誄曰率厲有方全城守死自冬

徂秋潘安仁馬汧督誄曰將軍疏曰臨危奮猶轉戰

無窮亟摧醜虜史記曰驃騎將軍轉戰過烏支方之居

延則陵降而恭守比之踈勒則耿存而蔡亡漢書曰武

都尉李陵將兵五千入出居延北與單于戰陵兵敗降

匈奴范曄後漢書曰耿恭守比完為戊已校尉恭以疏

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乃據之匈奴復來攻恭於城中穿

井十五丈不得水恭仰嘆曰聞昔貳師將軍取佩刀刺

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拜

拜為吏士禱有飛泉奔出眾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

示虜虜以為去使鄯部救兵微接聲援鄯陽上書曰臣

神明引去

英雄記曰表術嚴兵則單于之首又懸北闕漢書宣帝

為呂布作声援子斬樓蘭王安歸豈直受降可築涉安啓土而已哉漢書

首懸之北闕曰武帝遣因杆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杆音孟又

曰武帝遣因杆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杆音孟又曰涉安侯於單于以匈奴單于太子降尚書曰建邦啓

士士寔由郢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討不時言邁晉起居

檀道濟奉命致討所向故使蝟音謂結蟻聚水草有

風靡毛詩曰旋車言邁依漢書曰賈誼曰高帝王功臣及者蝟毛而起吳志曰

依錢唐大師种式等蟻聚為寇漢書曰徐儉從獯粥居于

邊地逐水方復按甲盤桓救資敵魏志曰司馬文王

草遷徙甲而誕自困廣雅曰盤桓不進遂令孤城窮守力屈凶

也李斯上書曰今逐客以資敵威謝承後漢書胡爽曰耿恭以甲兵守孤城於絕域史

威氏傳晉温季曰逃威也杜雖然猶應固守三關更謀進

氏傳晉温季曰逃威也杜然猶應固守三關更謀進

預曰凶賊為害故曰威也雖然猶應固守三關更謀進

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劔劉璠梁典曰宣城王以冠軍

司州被圍詔荆郢發兵往援曹景宗為都督及荆州援

軍至三關頓兵不進聞司州沒即日退還延頸敵人縱

暴綠邊景宗不能禦遂失三關諸成有司奏罰罪景宗

聞之輒去州伏闕泣首待罪帝一無所問三關延頸二

戍名也管子曰民無取不可以固守漢書曰諸將曰楚

數進取如淳曰進取多所攻也毛詩曰自貽伊戚陳琳

檄豫州曰傷夷疆場侵駭職是之由左氏傳曰齊人侵

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又范宣子不有嚴刑誅賞安實

數諸戎曰言語漏洩則職汝之由景宗即主御以誅賞毛萇詩傳曰寘置也主謂為主首

也王隱晉書庾純自劾曰醉酒荒迷昏亂儀度即主臣

謹案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

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行間漢書衛青曰臣幸得

待罪行間左氏傳羊舌職拍縱非擬獲獸何勤漢書曰

日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蕭何為鄴侯功臣皆曰蕭何未有汗馬勞顧居臣等上

何也上曰諸君知備乎曰知之上曰夫備追殺者狗也而發縱拍示獸處者人也今諸

公徒能走得獸者功狗也如蕭何發縱拍示功人也臣莫

敢言賞我通侯榮高列將漢書蘇武謂李陵曰武父子

者言其功德通於王室張晏曰後改為列侯列侯見序列也方言曰列班列也

鼎遽列左傳曰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施於負擔君之

楚列鼎而食廣和戎莫効二八已陳左氏傳曰鄭人賂

雅曰列陳也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自頂至踵功歸造化孟子曰

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也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淮南子潤草塗原豈獲

日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也自己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且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

宗之存一朝棄甫史記曰沛令閉城守左氏傳曰宋華

腹棄甲而後生曹是蔡優劣若是惟此人斯有靦面目毛詩

何人斯居河之涓又曰有靦面目視人罔極昔漢光命

毛萇曰靦媿也鄭玄曰汝媿然有面目也將坐知千里東觀漢記曰代郡太守劉興將數百騎攻

復進兵恐失其頭首也詔書到興已為覽魏武置法案

以從事魏書曰太祖自作兵書諸將征伐皆以故能出

必以律錙銖無爽周易曰師出以律鄭玄禮記注曰八

伏惟聖武英挺略不世出漢書蕭通說韓信曰功無料

敵制變萬里無差趙克國頌曰料敵奉而行之實具弘廟

筭西征賦曰彼雖眾其焉用故制勝於廟筭多也惟此庸固理

絕言提晉起居注宗公表曰臣寔庸固自逆胡縱逸久

患諸夏劉琨勸進表曰逆胡劉曜縱逸西都聖朝乃顧

將一車書馬汧督誅曰聖朝西顧關右執愍被司氓致辱

非所晉起居注曰大司馬表早朝永嘆載懷矜惻致茲

虧喪何所逃罪宜正刑書肅明典憲左氏傳仲尼曰殺

侯之獄言其貪貞臣謹以劾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下太

常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裨將帥

絀胡卦切諸應及各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違續奏臣謹

奉白簡以聞云云

奏彈劉整一首沈約齊紀曰整宋吳興太守兄子也歷位持節都督交廣越三州也

任彥昇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冠不入汜

毓字孤家無常子東觀漢記曰馬援事寡嫂雖在閨內必衣冠然後入見王隱晉書曰汜毓

字稚春濟北人也敦睦九族青土號其家是以義士節

夫聞之有立左氏傳臧哀伯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東京賦曰貞夫懷節班

固漢書贊曰孟子曰聞千載美談斯為稱首公羊傳曰

伯夷之風懦夫有立志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案

以為美談封禪書曰求齊故西陽內史劉寅妻范詣臺訴列稱出適劉氏二十許

保鴻名而常為稱首也年劉氏喪亡撫養孤弱叔郎整常欲傷害侵奪分前奴

教子當伯並已入眾又以錢婢姊妹弟温仍留奴自使

伯又奪寅息遂婢綠草私貸得錢並不分遂寅第二庶
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田上經十二日整便責范米六斛
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戶前隔箔攘拳大罵突進房中屏風
上取車帷準米去二月九日夜婢采音偷車攔夾杖龍
牽范問失物之意整便打息遂整及母并奴婢等六人
來至范屋中高聲大罵婢采音舉手查范臂求攝檢如
訴狀輒攝整亡父舊使奴海蛤到臺辯問列稱整亡父
興道先爲零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以奴教子乞大息
寅主寅後第二弟整仍奪教子云應入衆整便留自使
婢姊及弟各准錢五千文不分遂其奴當伯先是衆奴整

兄弟未分財之前整兄寅以當伯貼錢七千共衆作田寅
罷西陽郡還雖未別火食寅以私錢七千贖當伯仍使
上廣州去後寅喪亡整正兄弟後分奴婢唯餘婢綠草入
衆整復去寅未分財贖當伯又應屬衆整意貪得當伯
推綠草與遂整規當伯還擬欲自取當伯遂經七年不
返整疑已死亡不迴更奪取婢綠草花具得錢七千整兄
弟及姊共分此錢又不分遂寅妻范去當伯是亡夫私
贖應屬息遂當伯天監二年六月從廣州還至整復奪
取云應充衆准雇借上廣州四年夫直今在整處使進
責教正婢采音劉整竟寅第二息師利去年十月十二日

忽往整墅停住十二日整就兄妻范求米六斗哺食范未得還整怒仍自進范所住屏風上取車帷為質范送米六斗整即納受范今年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子夾杖龍牽等范及息遂道是采音所偷整聞聲仍打遂范喚問何意打我兒整母子爾時便同出中庭隔箔與范相罵婢采音及奴教子楚玉法志等四人于時在整母子左右整語采音其道汝偷車校具汝何不進裏罵之既進爭口舉手誤查范臂車欄夾杖龍牽實非采音所偷進寅寅妻范奴苟奴列媛去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夾杖龍牽疑是整婢采音所偷苟奴與郎遂往津陽門糴米遇見采音

在津陽門賣車欄龍牽苟奴登時欲提取遂語苟奴已爾不須復取苟奴隱僻少時伺視人買龍牽售五千錢苟奴仍隨遂歸宅不見度錢並如采音苟奴等列狀粗與范訴相應重覈當伯教子列媛被奪今在整處使悉與海蛤列不異以事訴法令史潘僧尚議整若輒略兄子遂分前婢質賣及奴教子等私使若無官令輒收付近獄測治諸所連逮絀應洗之源變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如法所稱整即主昭明刪此文大略故詳引之令與彈相應也臣謹案新除中軍參軍臣劉整閭閻關茸各教所絕史記太史公曰李斯自閭閻歷諸侯弔屈原曰關茸尊顯諛諛得志世說曰王平子胡毋彥國諸人皆任放為達或有裸體樂廣曰

名教中自有樂 直以前代外戚仕因純袴漢書曰班伯出與王許子

弟為羣在綺繡純 惡積釁稔親舊側目左氏傳其弘曰

吾稔之日也杜預曰捨熟也惡積與桀同 理絕通問而

誅漢書郵都傳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 肆醜辭謂大罵也禮記曰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

口莠言自口毛 終夕不寐而謬加大杖後漢書曰或問

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

安寢吾子有病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此者豈可謂

無私乎家語曰孔子謂曾子曰汝不聞乎昔警叟有子

曰不父之罪而舜 薛包分財取其老弱苑擘後漢書曰

嘗好學篤行弟子求分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如

婢引其老若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

頓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感也器物取朽敗 高鳳自

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後徵拜侍中

穢爭訟寡嫂東觀漢書曰高鳳字文通南陽人也鳳年

寡嫂詐訟田遂不仕 未見子孟嘗之深心唯數文通

之偽迹顏延年詠向秀曰深心托毫素 昔人睦親衣無

常主顏延年陶徵士誄曰睦親 整步之撫姪食有故人謂

米也西京雜記曰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齊高

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

內厨五鼎外饌一肴豈可以臨天下於是朝右疑其矯

焉弘嘆曰寧逢人 何其不能折契鍾庾而檐昌古 惟交質

謂取車帷也漢書曰高祖從王媪武負母酒兩家常折券

棄債左氏傳晏子曰釜十則鍾村預曰六斛四斗也包

咸論語注曰十六則為庾詩曰漸車帷裳毛萇曰惟裳

婦人車飾鄭玄曰惟裳童容也方言曰江淮謂檐諭為

童容也左氏傳曰鄭伯怨人之無情一何至此莊子惠

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

人之無情一何至此莊子惠

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

人之無情一何至此莊子惠

人之無情一何至此莊子惠

人之無情一何至此莊子惠

人之無情一何至此莊子惠

人之無情一何至此莊子惠

人之無情一何至此莊子惠

人之無情一何至此莊子惠

人之無情一何至此莊子惠

人之無情一何至此莊子惠

人之無情一何至此莊子惠

人之無情一何至此莊子惠

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

棄仲長子昌言曰引之於教義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

整所除官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逮應

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婢采音不款偷車龍

牽請付獄測實其宗長及地界職司初無糾舉及諸連

逮請不足申盡臣昉云云誠惶誠恐以聞

奏彈王源一首

沈休文吳均齊春秋曰永明八年沈約為中丞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
言臣聞齊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婚垂稱往烈左

傳曰齊侯欲以文姜妻女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太子

曰人各有偶齊大非五口偶也漢書曰雋不疑為京兆尹

大將軍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班固不若

疑述曰不疑膚敏應變當理辭霍不婚遂巡致仕

乃交二族之和辨伉合之美我升降窳隆誠非一揆禮記

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代也左氏

傳施氏之婦怒施氏曰已不能庇其伉儷尚書曰道有

升降政繇俗革吳都賦曰窳隆異固宜本其門素不相

奪倫尚書曰八音克使秦晉有匹涇渭無舛左氏傳曰

耳至於秦秦伯納女五人懷羸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

之怒曰秦豈匹也何以卑我孫綽子曰或問雅俗曰涇渭

分流雅鄭異調自宋氏失御禮教雕衰答賓戲曰衣冠之族日

失其序范曄後漢書霍諝奏記曰宋光衣冠子孫衰子

左氏傳鄭莊公曰周姻婭淪雜罔計斯音庶瑣姻婭則

無膳仕毛萇曰兩督相謂曰姪漢
書曰有斯養卒如淳曰庶賤也
販鬻南祖曾以為賈音

道鄭玄周禮注曰明日腆顏曾無愧畏丁德禮厲志賦曰苟神祇之我

映厚也毛詩曰不愧於人不畏於天若夫盛德之胤世

業可懷左氏傳史楚曰違世業之可懷樂郤之家前徽未

遠左氏傳叔向曰樂郤胥原降在既壯而室竊貲莫非

阜隸禮記曰三十壯有室鄭玄曰有室有妻妻稱室也解朝

阜又曰司馬長卿竊貲卓氏左氏傳曰人有十等士臣

輿臣隸結褵以行箕箒咸失其所詩曰親結其褵九十

之憚也母成女施於結褵國語曰越王勾踐志士聞而

傷心舊老為之歎息論語子曰志士仁人也白宸歷御寓

弘革典憲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左氏傳曰有星孛

所以除舊布新也尚書曰商及俗靡於紀

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陛下所以負宸於紀

興言思清弊俗者也禮曰天子負斧戾南向而立鄭玄

褒與依同詩曰興言出宿尚臣實儒品謬掌夫憲後漢

書曰弊俗奢麗萬世同流臣實儒品謬掌夫憲後漢

權臣口含天憲雖埋輪之志無屈權右范曄後漢書

紀為侍御史順帝遣八使詢風俗餘人受命之部綱獨

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大

將軍梁冀東觀漢記曰皇甫嵩而狐鼠微物亦蠹大猷

上言四姓權右咸各斂手也應璩詩曰城狐不可掘杜鼠不可熏晏子春秋景公問

鼠不熏也去此乃治矣范曄後漢書虞延謂馬成曰尔

民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毛詩曰秩秩大猷也

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漢書曰尉佗曰風聞

也采聽商旅之言也源雖人品庸陋實參華曾祖雅

位登八命檀道鸞為晉陽秋曰王雅字茂德東海鄰人為右僕射周禮曰八命作牧鄭司農曰一州之

牧也王之三祖少卿內侍帷幄父璿升采儲闈亦居清

顯尚書曰亮采惠疇孔安國注曰采事也何法顯盛陳郡謝錄曰謝石以有大勳遂居清顯源頻叨諸

府戎禁豫班通徹應劭漢書注曰舊曰徹武帝諱曰通侯也而托姻結好

唯利是求左氏傳晉侯使呂相絕秦曰秦與晉出入秦惟利是視玷辱流輩莫斯

為甚孝經鉤命訣曰名毀行廢玷辱先人源人身在遠輒攝媒人劉嗣之

到臺辯問嗣之列稱吳郡滿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族

寵奪胤胄魏志滿寵字伯寧景初二年為太尉薨子偉嗣世說曰偉弟子奮元康中至司隸校尉荀

綽冀州記曰奮高平人也家計溫足見託為息鸞覓婚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家溫而食

厚祿王源見言窮盡即索璋之簿閱漢書朱博曰王卿憂公齋闕闕詣府

音義曰明其等曰閱積功曰閱也見璋之任王國侍郎鸞又為王慈吳

郡正閣主簿吳均齊春秋曰王慈字伯寶早源父子因

共詳議判與為婚璋之下錢五萬以為聘禮娶妻及納徵皆曰聘

周禮曰穀圭以聘女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納妾如其所列則

與風聞符同竊尋璋之姓族士庶莫辨滿奮身殞西朝

胤嗣殄沒武秋之後無聞東晉晉初都洛陽故曰西朝後在江東故曰東晉職

榮緒晉書陳啓有譽西朝于寶晉紀曰苗願殺司隸校尉滿奮荀綽冀州記曰滿奮字武秋公羊傳曰紀子伯

者何謂無聞焉爾其為虛託不言自顯王滿連姻寔駭物聽漢音義曰連親姻也尚書大

傳曰文王施政而物皆聽潘陽之睦有異於此潘岳陽

日潘陽之睦有自來矣曹子建求自且買妾納媵因聘

試表曰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

為資左氏傳鄭子產曰故志曰施衿之費化充牀第儀禮

曰女嫁母施衿結帨鄭玄曰帨佩巾也左氏傳曰趙武過鄭伯有賦鶉之責責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閭杜預

日第實也鄙情教其行造次以之蜀志諸葛亮表李平曰臣知平利也老子曰自伐無功自矜不長其在

道曰餘食贅行王弼曰更為疣贅也糾慝繩違允茲

簡裁源即主言其違慝信當此簡之所貶裁尚臣謹案南

郡丞王源忝籍此資得參纓冕漢書音義曰無忌同人

者貌異人者心列子曰夏桀殷紂魯相齊穆狀兒以彼

行媒同之抱布禮記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詩曰

謀且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董猶不雜聞之前契左氏傳

宋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史佚之志有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論語考比識曰格言成法家語顏回曰回聞

董猶不同器而藏馬豈有六卿之胄納女於管庫之人

尚書曰六卿分職禮記曰晉文謂趙文子知人所舉宋

子河魴同穴於輿臺之鬼毛詩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

魚必河之輿豈其娶妻必宋之子又曰穀則異高明降

衡雖自已作陸雲答兄書曰高蔑祖辱親於事為甚說

與儂古字同此風弗剪其源遂開點世塵家將被比屋

宜實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已汚之族永

愧於昔辰方媾之黨革心於來日賈子曰宋昭臣等參

議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下禁止視事如

故言禁不止其視事之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

臣約誠惶誠恐云云

牋

荅臨淄侯牋

楊德祖

典略曰楊脩字德祖太尉彪子謙恭材博自魏太子以下並爭與交好又

是時臨淄侯以才捷受幸秉意投脩數與脩書脩荅牋後曹公以脩前後漏泄言數

交開諸侯乃收殺之

脩死罪死罪不待數日若彌年載

毛萇詩傳曰彌終也

豈由愛顧

之隆使係仰之情深邪損辱嘉命蔚矣其文

易曰君子豹變其文

蔚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此

說文曰諷誦也

若仲宣之擅

漢表陳氏之跨異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

皆然矣

仲宣投劉表寓流楚壤故云漢表孔璋窘身表民故云冀域偉長淹留高密故云青也公幹淪

飄許京故云豫德璉時居汝穎汝穎太祖食邑故云魏也

至於脩者聽采風聲仰德

不暇

尚書曰樹之風聲

曰周章於省覽何違高視哉

家語曰孔子出乎四

門周章遠望曹植書曰足下高視於上京也

伏惟君侯少長貴盛体發且之

資有聖善之教

發武王名也旦周公名也毛詩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

毛詩曰宣昭義問又

曰人之秉彜好是懿德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

不復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

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矣

漢書相譚曰楊子之書文義至深必度越諸子

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

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

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鍾會曰莫知所出故曰自

然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僭即

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論語子貢

曰仲尼不可毀也仲尼脩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鶚

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植為鶚鳥賦亦命脩為之而

亦作之竟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越絕書曰越王

鄭巴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刊

定鄭玄禮記注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

金然而弟子籍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絕

凡庸也史記曰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共者弗獨

能贊一辭柏子新論曰秦呂不韋請迎高妙作呂氏春秋漢之淮南王聘天下辯通以著篇章書成皆布之都

市懸置千金以延示衆士而莫能有今之賦頌古詩之

變易者乃其事約豔體具而言微也

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兩都賦序曰賦者古詩之脩

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曹植書曰楊雄

揚子法言或問吾子少好賦曰然童子若此仲山周旦

之儔為皆有儔邪毛詩序曰七月周公遭變陳王業之

仲山南之德未詳君侯志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

德祖何以言之楚辭曰吾聞作忠以造怨忽若乃不

竊以為未之思也謂之過言論語曰未之思也

志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曹植書曰采庶官之寶

曰志經國之長基銘功景鍾書名竹帛國語晉悼公曰昔克路之役秦

來圖敗功晉魏穎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于景鍾韋昭曰景鍾景公鍾也墨子曰以其所

獲書於竹帛傳斯自雅且里素所畜也豈與文章相妨害

哉輒受所惠竊備矇瞍誦詠而已詩曰矇瞍奏工敢望惠施以

忝莊氏曹植書曰其言之不漸恃惠子之知我也修言

乎莊周喻植也惠施莊周相如者也故引之季緒瓌瓌何足以云曹植書曰

脩劉表子官至樂安太守反荅造次不能宣備脩死

罪死罪

與魏文帝牋一首

繁休伯文章志曰繁欽字休伯潁川人少以

主簿病卒文帝集序云上西征余守譙

繁欽從時薛訪車子能喉轉與筋同音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繁欽死罪死罪近屢奉牋不足

自宣頃諸鼓吹廣求異妓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

如其言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即日故共觀試乃知天壤之所生

誠有自然之妙物也潛氣內轉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細

不幽散廣雅口抗高也聲悲舊筳曲美常均樂汁圖徵曰聖人

宋均曰長八尺施絃也及與黃門鼓吹温胡迭唱迭

和漢書曰鄭声尤集黃門集樂之所漢書音義如淳曰

工倡內置黃門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沉浮尋變入節自

初呈試中間二句胡欲傲其所不知尚之以一曲巧竭

意賈既已不能左氏傳韓宣子如楚叔向為介王而此

孺子遺聲抑揚不可勝窮優遊轉化餘弄未盡既其清

激悲吟雜以怨慕暨及詠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

古詩曰胡悽入肝脾哀感頑豔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

馬依北風衽衣袷也衽背山臨溪流泉東逝同坐仰嘆觀者俯聽

莫不泣泣殞涕悲懷慷慨自左驥史妣塞姐各倡魏志文帝

令杜瓌為左驥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然驥與顛音

同也其史妣塞姐蓋亦當時之樂人聲類曰妣奴糾切

說文曰媼字或作姐古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

字假借也姐子也切未之聞也李陵與蘇武書曰陵自有識以來士之為唯

聖體兼愛好奇莊子仲尼謂老聃是以因箴先自委曲

伏想御聞必含餘懽異事速訖旋侍光塵寓目階庭與

聽斯調左氏傳曰得宴喜之樂蓋亦無量詩曰吉欽死罪

死罪

谷東阿王箴一首

陳孔璋文章志曰陳琳字孔璋廣陵人也避

太祖碑為軍謀祭酒典記室病卒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并示龜賦披覽粲然君侯體

高世之才秉青萍干將之器漢書表益諫文帝曰陛下

曰趙襄子遊於園中至於梁馬知不肯進青萍為參乘

青萍進視下豫讓却寢佯為死人吐青萍曰去長者且

有事青萍曰少而與子友子今日為大事而我言之失

相與之道子賊吾君而我不言失為人臣之道如我者

唯死之可也退而自殺青泚豫讓之友也張叔文論曰
青泚砥礪於鋒鐔庖丁剖犧於用刀越絕書曰楚令歐
冶子干將為鐵劍二枚吳越春秋曰干將
昔吳人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一曰莫邪
拂鐘無聲應機立斷
曰西閭過東渡河中流而溺舢人接而出之問曰子向之過曰
欲說東諸侯松人曰子渡河而溺安能說東諸侯乎過曰獨不
聞干將莫邪拂鐘不錚試物不知然以之綴履曾不如
兩錢之錐今子待械乘扁舟子所能也若試與子東說
諸侯王見一國之王子之蒙蒙然無異於未視狗也又
曰淳于髡三稱鄒忌三知之髡等碎屈而去故所以尚
干將莫邪者此乃天然異稟非鑽仰者所庶幾也言天
貴於立斷
然受於異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
也論語顏淵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
音義既遠清辭
妙句焱絕煥炳說文曰焱火華也譬猶飛兔流星超山越海
龍驥所不敢追况於駑馬可得齊足呂氏春秋曰飛兔
流星言疾也李尤七嘆曰神奔電驅星流矢驚
則莫若益野騰駒楚辭曰驢騾復蹇而齊足
夫聽白

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東野巴人蚩鄙益著宋王諷賦曰臣

援琴而鼓之為幽蘭白雪之曲淮南子曰手會綠水之
趨高誘曰綠水古詩也東野下里之音也宋玉對問曰
客有歌於郢中者其載權載笑欲罷不能詩曰既見復
始曰下里巴人也
論語顏淵曰夫子博我以謹韞櫝玩耽以為吟頌論語
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
謹韞櫝玩耽以為吟頌論語
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吟誦謂誣吟歌誦

答魏太子牋一首魏略曰魏郡大疫故太子與質書質報之

吳季重魏志吳質字季重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為嘲歌長官至振威將軍

文帝為太子時重答此牋也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
形於文墨日月冉冉歲不我與楚辭曰老冉冉而逾施

昔侍左右則坐衆賢出有微行之遊入有管絃之懽漢書

曰武帝微行私出張晏曰騎出入置酒樂飲賦詩稱壽

市里若微賤之所為故曰微行自謂可終始相

保並騁材力効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

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

壽可為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兩都賦序曰雍

容掄揚漢書曰若乃邊境有虞群下鼎沸軍書輻至羽

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漢書曰延年田群下鼎沸

曰軍書交馳而輻湊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為盛若東方

朔枚臯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也漢書東方朔枚

臯不根持論上

頗排優畜之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

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漢書曰唯嚴助與吾立壽王

竟坐棄市壽王後坐事誅論語曰冉子退朝子曰向晏

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

之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為務則徐生庶幾

焉漢書司馬相如常稱疾避事又長卿妻曰長卿時時著書人

又取去魏文書曰偉長著中論二十餘篇爾雅曰尚庶幾也

而今各逝已為異物矣鵬鳥賦曰化為鳥後來君子實可畏也

魏文書曰後生可畏來者難誣伏惟所天左氏傳臧尹克黃曰君天也優游典

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囿班固答賓戲曰娑娑乎藝術之場休

也發言抗論窮理盡微周易窮理盡性孔安搗藻筆寫龍

之文奮翼矣鸞龍鱗羽之有五彩故以喻焉答賓戲曰搗藻雖年

齊蕭王才實百之

魏文書曰君德不及蕭王年尚之齊矣東觀漢記曰更始遣使者立光武

為蕭王漢書劉向上疏曰陳易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也

此眾議所以歸高遠近所

以同聲

周易曰同聲相應

然年歲若隊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

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日之時也但欲保身勅行

不蹈有過之地以為知己之累耳

莊子曰可以保身孔安國尚書傳曰勅正

也慎子曰久處無過之地則世俗聽矣

遊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

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

論語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

時邁齒載

徒結切尚書曰日月逾邁左氏傳宰孔謂齊侯曰伯舅耄耄老杜

預曰七十日耄也

猶欲觸曾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悽悽

尚書曰悽悽謹敬也

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一首

吳季重

魏略曰質遷元城令之官過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

鄭玄禮記注曰延進也

燿靈匿景繼

以華燈

楚辭曰角宿未旦燿靈焉藏廣雅曰燿靈日也楚辭曰蘭膏明燭華燈錯

雖虞卿適

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以過也

史記曰虞卿者遊說

之士也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金百鎰再見為上卿故號為虞卿又曰秦昭王為書遺平原君曰寡人間君之高

義願與君為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願與為十日之飲平原君遂入秦見昭王小器易盈先取

沉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

孔安國尚書傳曰沉即五謂醉真也頓猶弊也

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

言每事承前無所改然觀易也深淺猶善惡也

地形察土宜

左氏傳賓媚人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

西帶常山連函平

吏久不聞問助恐上書謝願奉三年計最詔許因留侍
中又曰吾丘壽王善格五召待詔拜侍中後為東郡尉
復徵入為光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京城
漢書曰張敞為膠東相與生邑書曰值敞遠守剡郡取
於繩墨曾臆糾結固無奇矣又曰陳咸字子康為南陽太
守咸數賂遺陳湯與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彼豈虛
城死不恨矣後竟入為少府又曰陳湯字子公彼豈虛
談夸論誑耀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顯左右之勤也
古今一揆先後不負爾雅曰焉知來者之不如今
論語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

為鄭冲勸晉王牋一首

阮嗣宗

臧榮緒晉書曰鄭冲字文和滎陽人也位至太傅又曰魏帝封晉大祖為晉公太原等十郡為邑進位相國備禮九錫大祖讓不受公卿將校皆詣府勸進阮

籍為其辭魏帝高貴鄉公也太祖晉文帝也

冲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竊聞明公固讓冲等眷眷實

有愚心以為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有自來矣

漢書武帝詔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左氏傳叔孫曰叔出季處有自來矣昔伊尹有莘氏之

媵田證切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說苑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有莘之

媵臣湯立以為三公史記曰伊尹欲干湯乃為有莘媵臣毛詩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毛萇曰阿衡伊尹也

周公籍已成之勢據既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

曰光宅天下又曰魯侯伯禽宅曲阜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毛萇曰龜山蒙山也呂尚磻溪

之渙者一朝指麾乃封營丘尚書中候曰王即迴鷲水畔至磻溪之水呂尚釣於

崖史記曰西伯以呂尚為太師武王東伐師尚父左伐黃鉞右秉白旄以誓武王以平商封尚父於齊營丘魏

書荀攸勸進曰昔周公承文武之迹受已成之業呂自望暫把旄鉞一時指麾皆大啓土宇跨州兼國

是以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東觀漢記曹節上書曰功薄賞厚誠有

踏然賢哲之士猶以為美談公羊傳曰魯人況自先相也

國以來世有明德王隱晉書宣紀曰天子策命上為相國又景紀曰天子策上為相國毛詩

曰世有哲王尚翼輔魏室以綏天下朝無闕政民無謗

言南都賦曰朝無闕政風烈昭宣左氏傳曰晉悼公即位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前者明公西

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望風震服羗戎東馳迴首

內向王隱晉書文紀曰姜維出隴右上帥輕兵到靈州大破之諸勇震服漢北地郡有靈州縣金城郡有

榆中縣李陵書曰遠聽之臣望風馳命爾雅曰震懼也

長楊賦曰秦節西征羗焚東馳封禪文曰昆虫聞擇曰

回首內嚮喁喁如也東誅叛逆全軍獨尅禽聞閭之將

斬輕銳之卒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懾之涉三越王隱晉書

文紀曰諸葛誕反上親臨西園四面並攻湏臾陷潰斬

送誕首魏志曰誕開城自守遣小子觀至吳請救吳遣

唐咨王祚來應誕及斬誕唐咨王祚皆降吳兵萬眾器

仗軍實山積孫子兵法曰用兵之法全軍為上破軍次

之闔閭吳王也以此孫權爾雅曰懼也郭璞曰宇內

即攝字也漢書有三越謂吳越及南越閩越也

康寧苛慝不作過秦論曰包舉宇內尚書五福三曰康寧左氏傳晉叔向曰有楚國者其奔疾

乎君居陳蔡苛慝不作盜賊伏隱也

是以殊俗畏威東夷獻舞范曄後漢書曰東夷自少康以後世服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章開國

王化獻其樂舞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章開國

光宅顯茲太原毛詩曰率由舊章周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明公宜承聖旨

受茲介福允當天人易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左氏元傳楚子曰軍志云允當即歸

功盛勳光光如彼國士嘉祚巍巍如此內外協同靡讐

靡違由斯征伐則可朝服濟江掃除吳會

國語曰齊教大成定三革

隱五刃朝服以濟河而無休惕焉文事勝矣

西塞江源望祀岷山

漢書曰江水祀蜀塞

特牲赤牛犢塞謂報神恩也禮記曰東郊望祀山川漢書曰秦并天下令祠官祠瀆山瀆山蜀之岷山也

迴戈弭節以麾天下

長楊賦曰迴戈耶指南越相夷靡也遠無不服邇無不肅

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勳超於相文然後臨滄洲而謝支

國語祭公諱父曰近無不聽遠無不服

今大魏之

伯登箕山而揖許由豈不成學

莊子曰舜讓天下於子洲支伯子洲支伯曰予

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支或為交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

遂之箕山至公至平誰與為鄰

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臨其下

何必勤勤小讓也哉

冲等不通大體敢

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之為鄰

以陳聞

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一首

謝玄暉

蕭子顯齊書曰謝眺為隋王子隆府文學子世祖勅眺可還都遷新安王中

軍記室牋辭子隆世祖武皇帝

故更文學謝眺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眺補中軍

新安王記室參軍眺聞潢汗之水願朝宗而每竭

潢汗行潦之水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

驚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

班固論曰

駕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王逸楚辭注曰蹇跛也法言曰希蹇之馬亦騷之乘也李執曰希望也詩曰我馬維

駱六轡沃若何則臯壤搖落對之惆悵

莊子曰我馬維駱六轡沃若何則臯壤搖落對之惆悵曰山林與臯

壤若使我欣欣而樂樂未畢也哀又繼之楚辭曰草木搖落而變衰又曰惆悵予兮私自憐歧路西東

或以歎喟烏合切淮南子曰楊子見岐路而哭之為其可以

與鳴同況迺服義徒擁歸志莫從言容服義之情也楚

然有歸志曹植應詔詩曰朝觀莫從貌若墜雨翩似秋

葉潘岳揚氏七哀詩曰濯如葉落樹遼然兩絕天論衡曰

如秋眺實庸流行能無算鄭玄論語注屬天地休明山

川受納天地喻帝山川喻王左氏傳王孫滿曰德褒采

一介抽揚小善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周書陰符

表賦曰庶小故捨耒場圃奉筆兔園詩曰九月築場圃

王好宮室苑圃東亂三江西浮七澤言常從子隆也蕭

之樂築兔園也子隆為東中郎將會稽太守後遷西將軍荆州刺史三

江越境也七澤楚境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正絕流曰

尚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楚辭曰過夏契闊戎旃從

容讌語毛詩曰死生并闕周禮九旗通帛曰旃劉向七

有譽長裾曰曳後乘載脂鄒陽上書曰何王之門不可

曰文學記乘於後車毛詩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曹植豔

長者賜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楚辭曰朝濯髮於陽谷撫

臆論報早誓肌骨演連珠曰抱豐歸論心陳思王責不悟

滄溟未運波臣自瀉莊子曰鯉化而為鳥其名曰鵬海

也又曰莊周謂監河侯曰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渤

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渤

解方春旅翮先謝滄溟渤澥皆以喻王波臣旅翮皆自

清切藩房寂寥舊葦潘房王府舊葦眺舍也劉楨贈徐

翰詩曰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宣

宣

左氏傳曰華門圭竇 輕舟反溯弔影獨留言舟反而已

之人皆陵其上 曰浮輕舟而上溯曹子建責躬 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天

表曰形影相弔五情愧被 子傳西王母為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路悠

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楚辭曰過夏首而西

浮顧龍門而不見王 逸曰龍門楚東門也 去德滋永思德滋深謂女子徐無鬼

不聞夫越之流人手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

月見所常見於國中而喜及暮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

不亦去人滋深乎 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艤於春渚莫王入

者思人滋深乎 傳注曰餘艘舟名也 朱邱方開効蓬心於秋實史記

侯朝天子於天子之所立舍曰邱諸侯朱戶故曰朱邱

莊子謂惠子曰夫子拙於用大則夫子猶蓬之心也夫

韓詩外傳簡王曰夫春 如其簪履或存存席無改韓詩

樹桃李秋得食其實也 曰少原之野婦人刈著薪而失簪哭甚哀言不忘舊賈子曰楚昭

王亡其跡履已行三十步後還取之左右曰何惜此王曰

吾悲與之俱出不俱反自是楚國無相奔者韓子曰文

公至河命席褥拍之各犯聞之曰席褥所卧也而君奔

之臣不勝其哀鄭玄周 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

禮注曰在席乃單席也 列女傳梁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

壑東觀漢記張湛謂朱暉曰願以妻子託朱生攬涕告

辭愁來橫集 楚辭曰思美人兮攬涕而竚貽又曰涕橫

橫不任犬馬之誠 且史記丞相青翟曰

集 到大司馬記室牋一首

任彥昇 劉琦梁典曰宣德太后以公為大司

記室參軍事任昉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月令辰肅膺典

策 劉歆甘泉賦曰德顯功高光副四海東觀漢記明帝

或以德顯朱浮與彭寵書曰 含生之倫庇身有地曹植

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

行曰含生蒙澤草木茂延左氏傳子反曰信以守禮禮以庇身况助受教君子將二十

年魏文帝令曰况吾託士人咳切苦改唾為恩盼睐成飾

莊子孔子謂漁父曰丘幸聞咳子日小人懷惠左氏傳其友謂小人懷惠顧知死所語

狼暉曰盍死暉曰吾未獲死所昔承嘉宴屬有緒言提

挈切苦結之盲形乎善謹嘗謂多幸斯言不渝梁史曰始

於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為騎兵高祖善騎

昉亦戲高祖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為騎兵高祖善騎

射也至是故引昉符昔言也莊子孔子謂漁父曰曩者

先生有緒言而去漢書廐養卒曰兩人左提右挈滅燕

易矣詩曰善戲謔兮漢書衛青曰臣幸得待罪行間左

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詩曰寔命不渝毛

萇曰渝變也錐情謬先覺而迹淪馬餌知梁武之必貴為謬

淪論驕餌也論語子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漢書相生

欲借書班嗣報曰不結聖人之網不輒驕君之餌也湯

沐具而相弔大厦構而相賀淮南子曰湯沐具而蟻虱

憂樂明公道冠二儀勲超遂古儀曰易有太極是生兩

傳道將使伊周奉轡栢文扶轂上林賦曰孫叔奉轡羽

也扶神功無紀作物何稱言聖德幽玄同夫二者既無功

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司馬彪曰神人無功言脩自然不立功也聖人

無名不立名也莊子曰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府朝

初建俊賢翹首阮籍奏記曰群英惟此魚目唐突璵璠

魚目似珠璵璠魯玉也惟書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韓

詩外傳曰白骨類象魚目似珠左氏傳曰季平子卒易

虎將以璵璠斂孔融汝穎優劣論顧已循涯寔是知塵泰

千載逢再造難答東觀漢記太史官曰耿況千載曰

之恩同於上帝雖則殞越且知非報左氏傳齊侯曰小

故云再造也白恐墮越于下毛

詩曰匪報也求以為好也不勝荷戴昇營之情國語申胥曰昔楚董
詣廳奉白牋謝聞昉死罪死罪

百辟勸進今上牋一首

任彥昇

何之元梁典曰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姓蕭氏本蘭陵郡縣中都里人

也劉璠梁典曰帝詔授公梁公加公九錫公辭於是左長史王瑩等勸進公猶謙讓未之許瑩等又牋並任昉之辭也帝謂寶融也史記曰司馬遷自序作今上本紀然遷以漢武見在故云今上也

近以朝命蘊策旨奏舟誠方言曰蘊崇也謂尊崇奉被

還命未蒙虛受易曰君子措紳顒顒深所未達司馬相

書曰因雜措紳先生之略術李奇曰措插芴於紳紳大帶薛君韓詩章句曰萬人顒顒仰天告愬論語子曰丘未

也蓋聞受金於府通人之弘致呂氏春秋曰魯國之法

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

鄭玄禮記注曰高蹈海隅匹夫之小節莊子曰舜以天

政之言至也高蹈海隅匹夫之小節莊子曰舜以天

之農石戶之農以舜之德為未至於足夫負妻戴携子以入于海終身不反魏書荀勖勸進曰信匹夫細行彼等所

大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為疑尸子曰昔者武王崩

宮後乘石假為天子十年周禮曰王行先增玉璫而太

公不以為讓尚書中候曰王至田於溪水見光景于斯

尚立變名谷曰望鈞得玉璫刻曰姬受命呂佐旌況世

哲繼軌先德在民毛詩曰世德有哲王晉中興書曰王綏

伯曰藥武子之德在經綸草昧嘆深微管易曰雲雷屯

人如周人思召公焉

又曰天造草昧論語子曰管仲相相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加

以宋方之役荆河是依劉璠梁典曰蕭順之生高帝及

軍將軍崔慧景反破左興衆十萬於鍾山宮城推守豫

州聞難投袂而起戰於越城破慧景走追斬之除侍中

遷尚書令左氏傳曰冬吳伐楚以報朱方之役班師振

旅大造王室尚書曰班師振旅孔安國曰班還也兵入

造于西雖累繭救宋重脰存楚說文曰蠶黑緞也古典切戰國策曰公

請無攻宋高誘曰公輸般魯班之子百舍百里一舍也

重繭累脰也淮南子曰申包胥累繭重脰七日七夜至

于秦廷以見秦王曰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軍擊吳果

大破之以存楚居今觀古曾何足云而惑甚盜鍾功不賞

鍾呂氏春秋曰范氏亡有得其鍾者欲負而走則大

已遠掩其耳惡聞其過亦由此也漢書蒯通謂韓皇天

信曰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

右士不勝其酷左氏傳晉大夫謂秦伯曰是以玉馬駿

奔表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劉璠梁典曰東

豎尚書令懿於中書省飲鴆死論語比考識曰殺或女妲

已玉馬走宋均曰女妲已有美色也玉馬喻賢臣奔去

也論語陰嬉識曰庚子之旦金版尅書出地庭中曰臣

族唐王禽宋均曰謂殺閼龍之後庚子旦庭中地有此

版異也龍同姓稱族明公據鞍輟哭厲三軍之志獨居

掩涕激義士之心劉璠梁典曰高祖告難於荆州行事

悲感未視事張昭謂權曰方今天下鼎沸何得寢伏哀

戚乃扶上馬陳兵而出范曄後漢書曰馬援據鞍顧盼

三國名臣頌曰輟哭止哀東觀漢記曰光武兄齊武王

以諮遇害上獨居不御酒肉坐卧枕席有涕泣處晉中興

書劉胤謂邵續曰莫若亢大順以湯故能使海若登祗

義士之心奉忠正以厲軍民之志

罄圖效祉楚辭曰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王逸曰海

尺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與登山之神山戎孤竹東馬景

從漢書郊祀志曰齊桓公曰寡人比伐山戎過孤竹伐罪

弔民一匡靖亂尚書曰奉辭伐罪孟子曰湯始征自葛

一匡天下左氏傳宰孔謂晉匪叨天功實勤濡足左氏

侯曰君務靖亂無勤於行謂晉盜况貪天功以為己力韓詩

外傳曰申徒狄非其出將自投於河崔真簡而止之曰聖

人仁人民之父母今為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各教鍾

濡足故不救人可乎樂廣曰各教中自有樂也何為乃爾道風素論坐鎮

雅俗王隱晉書劉琨表曰李術以素論門望不可與樵

調不習孫吳遘茲神武昔植上疏曰不取孫吳而問與

武而不驅盡誅之氓濟必封之俗史記周公曰後嗣王

殺者夫馬大傳曰周民可比屋而封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濟成也

也龜玉不毀誰之功歟論語曰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

也龜玉不毀誰之功歟路見於孔子孔子曰虎兕出於

桀龜玉毀於楨獨為君子將使伊周何地謝承後漢書

中是誰之過歟獨為君子其等不達通變實有愚誠周易曰

曰遠伯取獨為君子其等不達通變實有愚誠通其變

何地謂何地自處也其等不達通變實有愚誠通其變

使民不任控款悉心重謁論語注曰控款誠也伏願時

鷹典冊式副民望左氏傳師曠謂晉侯曰夫

奏記

詣蔣公一首

阮嗣宗載樂緒晉書曰太尉將濟聞籍有才雋而辟之籍詣

已去齊大怨於是卿親共誦之籍乃就吏後謝病歸後
為尚書郎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遂酣飲
為常文帝初欲為武帝求婚於
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已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尚書曰伊尹

泰階六符經曰中階上星謂諸侯三公漢書音義曰泰階三台群英翹首俊賢抗足易通卦

人聞鷄鳴皆翹首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為掾屬辟書始下下走為首

辟猶召也司馬遷書曰太史公牛馬走應劭漢書注曰走僕也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

史記曰卜商字子夏禮記魯子謂子夏曰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呂氏春秋白圭曰魏文侯師子夏李奇漢

書注曰擁篲為恭也鄒子居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劉向別錄曰鄒衍在

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而溫生黍七略曰方士傳言鄒子在燕其遊諸侯畏之皆郊迎而擁篲鄭玄周禮注曰陪乘參乘也

夫布衣窮居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為道

存也鄒陽上書曰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說苑唐且謂秦王曰大王常聞布衣韋帶之士怒乎呂氏春秋

秋曰三公大人從而化之此得之於學也莊子曰若夫人者目擊乎而道存焉籍無鄒卜之德

不有其陋猥見採擢無以稱當方將耕於東臯之陽輸

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漢書武帝制曰守文之君

以翼戴其世主者甚衆也負薪疲病足力不強孟子曰欲則先王之法

曰昔者有王命有負薪之憂不能造朝列子曰非足力之所及也補吏之召非所克堪

乞迴謬恩以光清舉



